

柚
堂
筆
談

柏堂筆談卷三

秀水 盛百二 秦川

周興嗣千字文本傳以爲次韵王羲之書宋史李至傳言梁武帝得鍾繇書破碑千餘字命周興嗣次韵而成與梁書異蓋右軍所書卽太尉千文也見金壇王氏鬱岡齋帖題云魏太尉鍾繇千字文右軍將軍王羲之奉敕書起四句云二儀日月雲露嚴霜夫貞婦潔君聖臣良結二句與周氏同湖州羅浮山在長興縣東南高五十丈周三里與弁山相接水經往謂高三千六百丈浮山東石樓玉

有兩石扣之清越所謂神鉦者也酈氏誤以南海之羅浮當之矣

李白將進酒云岑夫子丹邱生注家以爲岑參非也集中有訓岑勛見尋元丹邱對酒相待以詩見招之作當卽撰多寶塔碑文者

瑯嬛記引賈子說林云李陵爲單于所圍夜半使郭超吹笛聲多悲慘人流涕解圍北走陳宏讓長笛吐清氣詩胡騎爭北歸偏知別鄉苦杜詩吹笛云胡騎中宵堪北走正用其事注者以爲借用劉琨吹笳事非

李涉竹枝詞十二峯頭月欲低空船灘上子規啼孤
舟一夜東歸客泣向東風憶建溪按水經注空船
峽在建平郡又建平有巫溪水注于江所謂建溪
卽此也唐仲言謂閩中建溪與空船灘何涉

章懷太子詩種瓜黃臺下按黃臺小土封也種瓜黃
臺頭本諺語見齊民要術云種瓜法培坑大如斗
口納瓜子四枚大豆三箇于堆旁向陽中間之北
方農家今種瓜猶或用此法

齊民要術云禾一升

原誤斗古斗作
升二字易混

有五萬一千餘

粒黍亦

此少許大豆一升一萬五千餘粒按賈

氏所謂禾稷也黍實稍大于稷故所容較少據此則後魏之升大于古一倍也

古升容二萬四千黍

衛恒書執云李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或曰下土人程邈爲衙獄吏得罪始皇繫雲陽獄作小篆始皇善之出以爲御史使定書或曰邈所定乃隸書也則小篆之作于李斯與程邈傳聞各異衛恒不能決無怪也乃許氏說文序前言李斯作小篆後又云篆書卽小篆秦始皇使下杜人程邈作也一人之言先後抵牾竊

以秦始皇云云十三字是指隸書當云三曰篆書
卽小篆四曰佐書卽秦隸書秦始皇帝使下杜人
程邈所作也傳寫倒置理或有然故張懷瓘書斷
直云小篆秦丞相李斯作也隸書秦下邳人程邈
作也

吳郡賦食葛香茅何義門以爲食葛疑今番薯非也
按食葛理粗如首烏其大者若小兒形亦名乾葛
予在嶺南惠潮之間常食之

張協七命乃有荆南烏程豫章竹葉李善引盛弘之
荊州記淥水出豫章康樂縣其間烏程鄉有酒官

取水爲酒酒甘美與湘東鄱湖酒年常獻之世稱

鄱淶酒又云吳地志吳興烏程縣酒有名苕溪酒

隱云圖經烏程縣古有烏氏程氏居此釀酒因以

名焉

吳興雜錄秦時烏巾程林以釀酒美縣因以名

其荆溪則在長興西

南六十里溪出荆山

按常州之荆溪以此得名與湖州之長興錯壤

張協

七命云酒則荆南烏程則荆溪之南也按荆州

記所謂康樂縣今袁州府萬載縣有康樂城在晉

宋時爲縣然水經注云淶水出桂陽縣東侯公西

山北流注于淶水謂之程鄉溪置酒官醞酒名程

酒初不言烏程鄉也張協明言豫章竹葉初不言

豫章烏程也李善又兼引吳地志蓋亦疑而未決
矣淶水會耒水北過鄴縣東北入于湘其處名淶
口在長沙府西南鄴淶皆在湘東故並稱焉袁州
正與湘接壤淶水蓋發源康樂而西流入於湘者
也南史劉杳亦言桂陽程鄉有千里酒初不言豫
章又初學記引荊州記云桂陽一郡程鄉有酒
又類函引荊州記云桂陽東界俠公山下卽侯公山未知孰是有淶溪源官常取酒與文選注所引不同 荆
州記有二郭仲產所記者二卷盛弘之所記者三

卷

呂本中江西詩派圖胡氏茗溪漁隱叢話云山谷而
下凡二十五人劉后村序作二十六人陳振孫云
呂氏撰詩派後人以其詩入派中后村云浙東舊
本以呂東萊居后山上非是今以繼宗派不失紫
微公初心則二十五人者呂氏之舊後人并呂氏
爲二十六人也王伯厚小學紺珠旣以呂氏繼詩
派獨去何顥以合二十五人之數如以何氏無詩
潘仲達何以不去耶陳振孫云何顥人表潘大觀
仲達有名無詩詩存者二十
四人此小學紺珠之失也又彭氏山堂肆考引胡氏
叢話顥誤作顥又去一高荷此彭氏之訛胡氏原

書不如是也新建張吏部扶長

來

撰江西詩派圖

錄首述呂氏所定宗派次總論次小傳次與客問
答漫堂宋公筠廊偶筆稱爲盛舉乃吏部據小學
糾珠而疑彭氏所引叢話有何顓而無高荷疑豫
章志有高荷何顓而無何顓呂本中不在二十五
人之數爲傳寫之誤未免失考

明華亭顧正誼仲芳官中書舍人精山水法黃子久
晚于濯錦江上築小園林木清幽自號曰亭林以
南朝顧野王所居曰亭林

趙松雪有楷書
亭林碑記顧精

故仲芳

以自號而顧寧人亦以名其集蘇味道樂城人其

後遷眉山子由以名其集皆不忘舊也

歐公捕蝗詩云捕蝗之術世所非欲究此語興于誰
或云豐凶歲有數天孽未可人力支或言蝗多不
易捕驅民入野踐其畦因之姦吏恣貪擾戶到頭
歛無一遺蝗災食苗民自苦吏虐民苗皆被之宋
之盛時吏治已如此詩可以觀信矣

敦煌產瓜瓜之長者狐入瓜中食之首尾不出

前漢志

故狐字從瓜池湖陂之間每大霧則野鴨羣集故
一名鷺凡網鴨者皆衝霧而出先飲其血則不中
霧毒鷺常吞螺蜆以螺蜆之屬生于霧也食螺而

不化驚血消之以驚邪烝青螺速爛家聲同卽此見

古人制字之妙

渺渺臨風思美人荻花楓葉帶離聲夜深吹笛移船

去三十六灣秋月明此姜白石詩也過湘陰寄長蕭干岩

沙志誤爲許渾全唐詩丁卯集亦載之余于壬午之夏自長沙歸棹過三十六灣有句云嫋嫋江邊蘆荻風蘭舟連夜發湘東笛聲三十六灣月誰念當時白石翁

黃陵廟有二一在夷陵黃牛峽諸葛武侯黃陵廟記是也一在湘陰爲二妃廟昌黎黃陵記是也今湖

南通志藝文載諸葛武侯記

月子灣灣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此吾鄉之權歌也宋時卽有之楊誠齋集所謂一休休二休休月子灣灣照九州是也誠齋改爲竹枝詞云月子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愁殺人來關月事得休休處且休休

水經注舛誤者甚多且有經傳渾淆者明南昌王孫

朱謀埠有水經注箋世稱善本

卽項氏重刊者也原本同校者有孫

汝登李克家謝兆中

然闕疑處正多

本朝黃子鴻有水經

注圖胡東樵閻潛邱並有手校水經近全謝山有

七校水經注

藏郭縣盧氏謝山名祖望蔣季眉先生之甥也

陳和叔

黃有

水經糾謬思欲會集之以成善本惜未能也

黃梨洲先

生有今

水經

段成式金剛經鳩異一卷言持誦金剛經應驗者二十餘事而五朝小說言徐孝穆嘗遇篤疾其子份燒香泣涕跪誦孝經三晝夜不息孝穆疾忽愈無他誠而已矣

王荆公謂劉貢父曰三代夏商周可對乎貢父應聲曰四詩風雅頌荆公拊髀曰天造地設也予謂三王禹湯文武五子周程張朱亦是天造地設

顏之推曰人生幼小精神專利長成以後思慮散逸
吾七歲時誦靈光殿賦至于今日十年一理猶不
遺忘二十外所誦經書一月廢置便至荒蕪矣可
見古人經書每月溫習今人以有限之天分而塵
務紛心經年廢置安得不荒乎

吾鄉俞日絲先生

名焄明季人

有野廟九歌其一爲劉猛

將自序云司蝗之神也蝗背有孔神嘗貫之以繩
不使妄爲害歌云蝗東飛東州處處青苗稀蝗西
下西州禾盡餘赤野民皇皇爲蝗哀蝗之爲烈真
皇哉將軍掌蝗氣雄岸千羣梵字一繩貫廣陵有

馬稜我蝗自遠竄中牟有魯恭我蝗自四散或朱
軒而鴈鷖或高冠而沐猴我蝗聊復從若游按劉
猛將之列在祀典我朝自雍正二年始因直隸
總督臣李維鈞之奏也

見硃批上諭

或云封中天王

然神之諱號傳聞不一姑蘇志以爲宋劉武穆公

諱錡之弟劉銳弱冠成神或云金壇劉宰

諱文清即詩家

所稱漫塘先生漁洋居易錄已辨其非

或云元指揮劉公承忠見饒

陽縣志

蓋本泰州牧唐君扶鸞錄劉猛將軍自述云予生于元季爲吳川人先將軍諱甲子

之名則承忠也先公鎮江右爲時名將予年甫二十卽授指揮俄而淮南盜起命予督兵幸而兵不血刃盜皆潛竄時剽掠之餘繼以蝗災江淮千里一望蒼涼欲開倉發粟則非職守欲繪圖入告又

迫不及待正當輾轉彷徨適遇飛蝗遍野予告于
衆曰吾與汝等逐之如何衆爲踴躍予卽揮劍追
逐須臾蝗遠遁然四郊多壘民在倒懸固不能扶
災不能救烏在其爲民上耶因憤極自沉于河後
有司奏請授猛將軍之號上天眷念愚而以爲劉
武穆公者居多堅瓠集引怡菴雜錄載宋理宗景
定四年三月八日敕畧云邇年以來飛蝗犯境賴
爾神力掃蕩無餘爾故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淮
南江東浙西制置使劉錡今特勅封爲揚威侯天
曹猛將之神似爲可據然今廟貌皆爲弱冠之容
未知何故

或云彰德屬邑有
劉猛將軍故里

焦山瘞鶴銘或以爲陶隱居或以爲顧逋翁亭林云

余于崖上得唐人詩詩在貞觀中已列銘後則銘
非顧况明矣考銘字體與舊館壇碑正同其爲隱
居無疑淮陰張力臣辨定以爲顧逋翁書

本歐公
之說

竹垞先生跋云逋翁學道勾曲遂移居於此集中
有謝王郎中見贈琴鶴詩鶴殆出于性所好斯瘞
之作銘理有然者然先生爲王副使題焦山別銘
圖詩云審視要非唐後勒昔年曾與張弼論則亦
未以逋翁之說爲是矣

初白老人中山尼篇爲宋荔裳先生女作也蓋蜀亂
之時有賊將逼取之携入滇賊將死遂爲尼然先

生之女實不遭辱時有侍女挺身代之也濟南教

授萊陽周君守一

一字季和

言之甚詳周乙丑進士嘗

爲縣令蜀中長于古文岳大將軍傳其手筆也與

吾邑朱子正蕃芸善

盤山志爾雅鴉鵂冠雉郭注鴉大如鴿似雉鼠脚無

後趾岐尾北方沙漠盤山多有之土人呼半翅卽

沙鷄一名鐵脚

此据居易錄所述

按鐵脚比簷雀稍大非

半翅也竹垞先生集有食半翅詩別有食鐵脚詩

此二物東萊渤海冬月亦有之蓋避寒南來者益

都李文藻曰此物來次年必有水災見李漁邨艮

齋筆記近年數亦驗而武定府以北則成土產矣
詩人得句興到偶然相同不必定以襲故爲嫌如東
坡李世南画云浩歌一櫂歸何處家在江南黃葉
村曹松隱題張太尉画云輕舟急櫂歸何處應住
山前黃葉村何大復齋屋清明云獨樹桃花自發
高樓燕子誰家可惜年年春色催人白髮天涯竹
垞先生蓬萊閣晚望云源水桃花樹樹春風燕子
家家目斷江南歸思愁人不在天涯汪堯峯句云
溪水碧于前渡日桃花紅似去年人崔不雕句云
溪水碧於前渡日桃花紅似去年時

吳江徐湛翁先生

逢源

虹亭太史之少子而先曾王父

之愛壻也生平篤好李義山詩有箋注若干卷多

前人所未發庚申之冬予歸自嶺南先生適自松

陵至論詩必至夜分謂義山涉洛川及東阿王二

絕一爲楊賢妃一爲安王溶作也楊賢妃欲立安

王爲皇太弟李珣等並以安王專附楊賢妃不可

立乃立敬宗少子陳王成美爲太子及文宗崩仇

士良立武宗矯詔賜楊妃及二王死涉洛川云通

谷陽林不見人我來遺恨古時春必妃漫結無窮

恨不爲君王殺灌均言楊賢妃爲文宗所寵而不

能誅仇士良至身受其禍也東阿王云國事分明
屬灌均仇士良也西陵蒐斷夜來人文宗崩楊賢
妃死也君王不得爲天子半爲當時賦洛神深惜
安王以依附楊妃而不得立也如此說詩雖匡鼎
無以過矣先生性坦易和厚與人無忤曾買一婢
知是吳江前令之女蓋令卒于官惟此一女爲逆
奴所賣先生撫爲養女言于新令正奴罪牒取前
令之族人且少贈以資而善歸之先生先世本居
西濠港虹亭太史始遷于城竹垞先生題豐草亭
句云青竹槍籬白竹門西濠不異舊時村

溫李並稱而溫不如李徒以無題諸詩爲義山本色

者非真面目也閩百詩先生云前乎杜而有聖人

之目者爲陳思王後乎杜而有聖人之目者爲王

溪生其推崇確矣他如何義門田簣山楊致軒錢

王友諸公莫不爲之批郤導窾不遺餘力皆玉溪

功臣也

又有竹垞先生批本恐是託名

又有朱愚菴程午橋陸崑

曾及徐湛園先生之箋注玉溪至今日可謂大幸

矣湛翁箋注其易簣時有遺言見託而無力可刊

適表兄馮侍御孟亭以林下餘閒肆力于義山之

詩復爲抉摘幽隱而又不失于穿鑿雖玉溪再生

不是過也從予取湛翁先生本掇其精華表而出之先生之苦心庶不泯矣若先生全書剗剗當以矢之異日

臨璣玉衡賦王新城尚書以李石臺先生爲第一夫氣味古雅誠如所云若精切不浮則當以潘稼堂先生爲第一也沈存中云天文家有渾儀測天之器設于崇臺以候垂象則古之璣衡也又有渾象象天之器以水激之或以水銀轉之置于密室與天相符張衡陸績之所爲及開元中置于武成殿者皆此器也皇祐中禮部試正天文之器賦舉人

皆雜用渾象事若石臺先生作且不止雜用渾象
事矣又梅勿菴先生賦固爲詳密又是賦歷代儀
器借璇璣玉衡爲題耳

秋柳詩自王新城唱之而作者甚衆要當以顧亭林
曹倦圃二公爲最卽原唱亦不及也亭林作云昔
日金枝間白花只今搖落向天涯條空不繫長征
馬葉少難藏覓宿鴉老去桓公重出塞罷官陶令
乍歸家先皇玉座靈和殿淚洒西風夕日斜自注李商
隱詩腸斷靈和殿倦圃作云潮陵原上百花殘隄樹
數先皇玉座空

無枝感萬端攀折竟隨賓御盡蕭疎轉覺道途寒

月斜樓角藏烏起霜落河橋駐馬看正值使臣歸
去日西風別淚望長安皆是詩中有人

又亭林咏瓠云瓠實向秋侵嗚然繫夕林不材留
苦葉老死亦甘心偶伴嘉蔬植還依舊圃尋削瓜
輪上俎剥棗遜清斟衛女河梁迫涇師埜渡溪未
須驚五石應信值千金作器疑無用隨流諒不沈
試充君子佩聊比國風吟所謂一草一木點化皆
是性靈必如是方可咏物

昌黎新修滕王閣記以年月爲線索元和十五年一
筆正是文之結句非同題款斷不可少若刪去則

篇中所謂十四年者亦無頭腦

放翁昔者遠戍南山邊一首的是拗體七律不知漁洋先生何以入古詩中蓋古體不粘而拗律仍粘但易其平仄耳

虹亭太史楓江漁父圖題詞中有南海陳獨漉先生一絕其後二句云漁翁已入明王夢楓葉蘆花猶未知托意深婉耐人尋味

劍南詩荊州歌云峽人住多楚人少土錯爭簪茱萸茶按陸璣毛詩草木疏椒樹似茱萸有刺葉堅厚而滑澤蜀人作茶吳人作茗皆合煮其葉以爲香

竹垞先生題周恭肅畫牛云記得濫溪西去路荻花
颯葉淺沙灣按濫溪周氏之族聚焉濫本作爛言
溪光爛爛也有平去二聲陸魯望迎潮詞云江霜
嚴兮楓葉丹潮聲高兮墟落寒鷗巢卑兮漁箔短
遠岸沒兮光爛爛韓昌黎江漢詩云淒風結衝波
狐裘能禦寒終宵處幽室華燭光爛爛皆與寒字
叶今廣韻二十五寒內爛字不收

水經注云虞縣故城有漢司徒盛允墓公字伯世按
後漢書注作伯代避唐太宗諱也允字亦避宋太
祖諱而改當時名夏書第四篇爲嗣征

後漢書西羌傳有北地太守盛苞今姓氏書及廣韵
並誤作北海又包作苞按北地郡屬涼州與羌相
迫故時與安定太守杜恢同擊零昌若北海則屬
青州遠不相及矣

余宗受氏之始有二皆姬姓也一爲召公之後本奭
氏漢元帝時諱奭爲盛奭與盛義同是當讀去聲
一爲文王子叔武之後叔武封于成左氏作郕公
羊傳作盛隱五年穆天子傳有盛柏是當讀平聲今

文登縣成山漢書作盛古字本通也又唐韋處厚

盛山十二咏

隱月岫流杯渠竹崑繡衣石榻宿雲
亭梅谿桃塢胡蘆沼茶嶺鑿石竈琵琶

琵琶臺上韓昌黎爲之序是山在夔州以山形之似
士龍泉

而名攸古有挂笏看山尋盛字之句此盛字讀去

聲

張文昌集中
亦有十二詠

自傳寄獻北都留守裴令公詩云烽戍高臨代關河
遠控洮按水經注洮水出聞喜與洩水合左氏傳
昭元年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卽
此或以爲臨洮之洮則與北都遠不相及矣

橙橘爲南方珍果在關中尤不易得北征詩云勸客

馳蹄羹霜橙壓香橘貴游之家且然則一騎紅塵

更何足道耶少陵詩真史也

漢相帝時令嶺南貢
龍眼荔枝十里一置

五里一候晝夜傳送以臨武長唐
老諫而止又在一騎紅塵之前矣

河冰始凍未合順流而下謂之冰牌河梁當其衝者
皆至毀敗故北征詩云羣冰從西下極目高岑元
疑是空同來恐觸天柱折河梁幸未圯枝撐聲寒
寒

濟陽縣志載有顧亭林聞張稷若訃一詩亭林集中

不載云歷山東望正淒然忽報先生赴九泉寄去

一書懸劍後貽來十襲絕韋前

君有儀禮句讀十卷錄副畀余衍

門月冷巢鷺室墓道風枯宿草田從此山東問三

禮康成家法竟誰傳按蒿菴卒于康熙丁巳季冬

時亭林在關中此詩蓋作于次年也蒿菴著述已刻者惟儀禮句讀易經說畧蒿菴閒話尚有吳氏儀禮考注訂誤一卷詩經說畧八卷春秋三傳駁義十二卷夏小正傳注一卷弟子職注一卷老子說畧二卷新濟藝文三卷又蒿菴弟爾崇有尚書通義五卷

斛律金不識文字初名教苦其難署改名爲金從其便易猶以爲難神武乃指屋角令識之放翁詩屋角成金字溪流作穀紋本此

孟秋之月白露降寒蟬鳴古詩白露沾野草秋蟬鳴

樹間皆是七月景物又云玉衡指孟冬者漢自太
初以前尚承秦正朔以亥爲正故以建中之月爲
孟冬也潛邱博湖掌錄有改歲改月改時解引此
詩爲証

莫遣玲瓏唱我詩我詩多是別君辭明朝又向江頭
別月落潮平是去時此元相別樂天句也一作重
贈商玲瓏兼寄樂天勝說云商玲瓏杭州歌者樂
天作郡日賦歌與之元微之在越厚幣邀至月餘
使盡歌所唱之曲作詩送行兼寄樂天按此與詩
語意不合且白公想東遊詩一吟江月別七見月

星周下自注謂昔在杭州別微之微之留詩云云
引此絕下二句則益知陸說非也

袁瓘秋日詩芳草不復綠王孫今又歸說者曰王孫
蟋蟀也詩疏云蟋蟀楚人謂之王孫然洞庭林屋
之間土人有名爲王孫者其形類蟬其音似箏鳴
于高樹非蟋蟀矣予向和潘子廷墳徐侯齋祠堂
詩有夕陽松栝叫王孫之句侯齋隱上沙爲稼堂
太史師無嗣太史刻其居易堂集兼爲立祠有祀
田

促織卽蟋蟀異名其說舊矣或云促織別是一種未

知孰是乙酉客歷下先秋五夕有蟲聲達曉其音唧唧然似急切者俗謂之促織按蟋蟀之音趨趨然而和緩與此不類以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詩推之其說近是

鷦鷯之鵬一作鷽又作焦明樂叶圖徵云焦明五鳳

之一長喙疏翼圓尾身義戴信嬰仁膺知負禮

以五

色配五德也

至則水之感也莊子音義云鵬卽古鳳字

非來儀之鳳也

五鳳爲瑞者一爲孽者四蓋來儀之鳳爲瑞者也與鵬異說文

朋及鵬皆古文鳳字朋鳥象形鳳飛羣鳥從之故

以鵠爲朋黨之朋然則鷽鷽及焦明並當從朋不

宜從明

元天如禪師維則得法于普應國師中峯本公關姑蘇城東北隅廢圃爲方丈曰師子林有竹萬竿多怪石中最高者如俊猊則公以中峯倡道天目師子岩故名師子志不忘也時朱澤民圖之徐幼文又圖之趙善長與倪元鎮商確續圖之幼文圖者歸曹侍郎竹垞先生爲跋尾趙倪二家圖者張瓜田表兄曾見之兼有撫本

詳圖畫
精意識

今師子林已爲

民居瓜分而筆墨精英乃猶未朽也

周子讀英真君丹訣詩云始觀丹訣信希夷蓋得陰

陽造化幾子自母生能致主精神合後更知後又
題潮州大顛堂壁云退之自謂如夫子原道深排
釋老非不識大顛何似者數書珍重更留衣按元
豐中濂溪與真淨文禪師於廬山鸞溪結青松社
人比之虎溪蓋濂溪之與淨君猶昌黎之與大顛
也康節先生于佛老之學口未嘗言蓋知之而不
言也自爲詩云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戶庭直
際天地觀此則周邵二子皆不深闢二氏蓋二氏
雖不同而其以靜爲宗則一也未嘗不可以節取
但二氏以靜求靜生出無窮流弊周子則云定之

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定之以中正仁義七字其異
於二氏者在此其能包孕二氏亦在此或問神仙
之說何如曰神仙又佛老之支庶故道家在九流
而神仙則在方技世人目神仙爲道家者小之乎
言道家也

昌黎南山詩云因緣窺其湫凝湛閉陰囂魚蝦可俯
掇神物安敢寇林柯有脫葉欲墮鳥驚救按此不
獨南山之湫爲然也水經注桑乾泉潛承太原汾
陽縣北燕之大池池在山原之上謂之天池其
水澄停鏡淨曾無片艸及其風萍有淪輒有小鳥

翠色投淵銜去又太白山天池亦然凡求雨先於
城隍祠行法頃之必有一巫者披髮狂走卽挈瓶
隨之至天池汲水而歸雨亦踵至如心不誠則瓶
浮而不可汲吾鄉錢曉村先生爲醴泉令香樹司
寇之弟曾親至太白天池汲水忽有朱鳥浮出初不沾濡
有題字云萬歷某年月日知縣某進因如式作一
雙詳識年月并舊鳥投之池旋渦而沒

昌黎詩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此陝西
之藍田關也龍川有藍關自惠至潮所必經後人
因附會之於是有文公祠此不待辨而知其非也

竊意此或因藍喬而名喬字子升修道於龍川之
霍山後仙去東坡詩云藍喬近得道常苦世福進
是也秦嶺在唐河陽今孟縣也嶺下有韓家莊及
文公墓

別離聯句再接再礪乃按礪疑當作厲射雉賦云伊
義鳥之應機啾攫地以厲響彼聆音而逕進忽交
距以接壤此似正用其語

鵲之健者曰兔鵲次者曰亞鵲以其勤鳴亦謂之鳴
鵲鳴鵲每食兔鵲之餘兔鵲所在鳴鵲必隨之凡
畜兔鵲者必畜鳴鵲兔鵲或遠揚不知其處則尋

鳴鵲之聲而得焉陸劍南詩云聲飛塵起望不見
從騎尋我鳴鵲聲

錢木菴

良擇

唐音審體於五古外別列齊梁一門然觀

唐人齊梁體不盡五言也

陸魯望集有齊梁怨別及寄題天台國青寺齊

梁體皆七言

又趙飴山亦謂白公半格詩半首是古詩

半首是齊梁則格詩卽齊梁矣然白集格詩七言

歌行雜言亦在其中又於九日代羅樊二妓招舒

著作

羅敷歛雙袂楚姬獻一卮不見舒員外秋菊爲誰開

獨注云齊梁格則

前後格詩不僅齊梁矣且白氏後集自序云爾來

復有格詩律詩碑志序記表贊以類相附初不言

有半格詩也汪西亭云時本三十六卷首作半格詩附律詩半者本謂卷內半是格詩而附以律詩云爾乃直標半格詩而注附律詩于其下是以半格另爲一體矣不幾於眇者之捫燭揣籥以爲日乎又云元少尹集序宗簡河南人自舉進士歷御史府尚書郎訖京亞尹二十年著格詩若干首律詩若干首由是觀之格者但別于律之謂公前集分古調樂府歌行以類各次于諷諭間適感傷之卷後集不復分類別卷遂統稱之曰格詩耳時本于十一卷首格詩下復繫歌行雜體字是以格詩

另爲古詩之一體矣豈元少尹生平獨不爲歌行
雜體乎

又按岑嘉州夜過盤石隔河望永樂寄閨中效齊
梁云盈盈一水隔寂寂二更初波上思羅襪魚邊
憶素書月如眉已画雲似鬢新梳春物知人意桃
花笑索居此律也而云齊梁者就體格言不關平
仄

自從前度黃河決董口填淤駱馬過夫柳至今喧里
巷客帆終覺厭風波東南民力愁先竭西北源泉
棄尙多安得歲星長守越年年挽粟上盤渦此竹

垞先生于康熙八年過駱馬湖作也前年河決桃
源黃家嘴董家溝口淤塞舟皆由駱馬湖行汪洋
巨浸之中蓋其時皂河中河皆未開也又康熙二
十年始令官種柳以備堤埽之用前此皆賦之民
故靳文襄築清水潭決口記云十五年尙書莫如
錫勘閱所司估帑五十七萬而夫柳仍派于民間
今觀先生此詩真詩史矣後半含蓄不盡神似少
陵

稼堂太史送其猶子至遼作度關曲蓋身歷其情景
不自知其悲楚激昂他人擬作決無此真性靈發

出也康熙初湖州莊氏史禍吳越名士因嫁名宦
其害者十七人子孫皆發遣而潘力田先生遂與
其難後雖逢赦然安其風土而不能歸矣十七人
之外如陸麗京范文白查伊璜賴有力者爲之代
白故得免事平麗京被緇獨往雲遊四方後雖暫
歸究不知所之麗京之女名莘行七歲卽能詩文
著有雲遊始末以紀其事伊璜事詳鈕氏觚賸莘行
後歸園
花祝氏

古詩三首斷五疋大人故言遲史記刺客傳索隱引
之竹丈人韋昭云古者名男子爲丈夫尊婦嫗爲

丈人

蛙亦曰蛤東坡詩稻涼初吠蛤是也蛙與蛤皆象其聲而名之田家五行占作朶蛤今諺云蛤朶朶又讀爲都亦象其聲也

柚堂筆談卷四

秀水 盛百二 秦川

武陵及子栗堂

荃

于闕里摩得漢銅尺見贈文云慮

僥銅尺建初六年八月十五日造慮僥屬太原郡
今五臺縣此江都閔氏贈于曲阜孔東塘先生者
也先生湖海集有銅尺記余以歷下衣工尺較之
爲六寸八分弱以木工尺較之爲七寸二分以車
工尺較之爲 寸 分

銅尺圖

此爲銅尺十分之五倍此得長

陰陽因人事而轉殺者也民視民聽卽天視天聽古者天子至庶人其葬皆有一定之月建除之說似無所用之然惟一道同風舉世皆守一王之法則陰陽不能勝人事秦漢以下先王之禮已廢舉世之人皆聽命于陰陽且頒之令典則一人之人事不能勝之矣必欲矯世離俗非通方之論也況古人自婚冠喪祭安厝之事皆先之以卜猶之乎命之選擇矣且又慎重之意彼死生有命爲惑于利害枉道趨避者言之耳若云槩有命則亦何必不登高不臨深巖墻之下有知命之君子矣總之學

者當居正窮理盡人以聽天拘忌妄想與夫戾俗
鳴高二者皆無所用之

今俗避煞不知起于何時合天下之人靡然信之而
北方尤甚吾郡惟平湖一邑無此風俗傳聞昔有
沈尚書爲人剛毅少年時偶客喪家主人辭以避
煞尚書不聽于殯次潛候之忽見雄鷄飲啄几案
遂直前搏取繫其足入之籠中將以佐膳其鷄忽
作人言云來非我意乃巫家邀我故耳從此以後
不敢入貴邑境矣乞公丐我命遂舍之于是平湖
人皆不避煞嗚呼安得天下皆沈尚書乎

海鹽俞
侍郎兆

岳幼時
事畧同

明御史盛公景謫羅江縣知縣初至官

署後廟神素爲怪左右告以故事宜祀不聽至夕
有鷄伏神前左右請割以祭公曰邪鬼敢爾立毀
之時前令尙未發夢神求爲解前令曰何不自訴
神曰前爲怪乃鬼卒伎倆耳盛公方嚴何可干也
見李漁村
艮齋筆記按邪不勝正自古然矣惟自顧此心有

一毫打不過在則先自餒矣君子所以貴集義也
抱朴子云立刻鋒之端登方崩之山雖策命暫隆宏
賞暴集無異乎渴者之資口于雲日之酒飢者之
取飽于鬱肉漏脯也鬱肉漏脯者內則云烏曠色

而沙鳴鬱馬黑脊而般臂漏皆不可食以有毒也
曾見感應篇注引劉氏夢震云屋漏水滴脯上名
漏脯恐未是

劉氏語本
洗冤錄

真西山先生感應篇序有二一爲馮道錄作一代外
舅作而前篇更爲謹嚴

濟陽張蒿菴釋迦院記命
意正同可救世人佞佛誦

道之
惑

東漢襄楷言老子入西域爲浮屠南史顧歡傳云維
衛國王夫人名淨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淨
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剖右腋而生卽行七
步于是佛法興焉葛洪神仙傳云彭祖自言三歲

失母遭犬戎之亂流離西域者百有餘年又云殷
王欲殺彭祖因去不知所之又七十餘年有人見
之于流沙雖不言至流沙爲何如人蓋亦如老子
之行道于西方也道書又云彭祖卽老子化身劉
向列仙傳云古來得仙者百四十二人其七十二
人在佛經南宋王信華嚴閣記云錢塘天竺寺開
荒于寶掌禪師師生于周威烈王十二年然則西
土之佛乃中國道家之流裔而佛入中國亦不自
東京始此名曰道彼名曰佛方言異也又豈得分
而二之

黔南王犀川先生

士俊平越人河東總制

閑家編有云池塘陂

埭之衆享其利者田多之家當與倡率田主出食
佃人出力遇冬時修築令多蓄水又用水之際遠
近高下分水必均非止利已亦且利人其利豈不
溥哉今人當修築之際斬出食力及用水之際奮
臂交爭或相毆至死且至坐獄被刑此皆田主慳
吝之罪也又云上司設立保甲只爲地方而百姓
却欺瞞官府虛應故事以致束手待寇及至告官
得不償失卽能獲盜率累無時拋棄本業是百姓
之自爲計疎也民族雖散居然多者千烟少者百

室又少者數十戶兼有鄉鄰同井相相助須依
奉上司條約平居和睦出入有事遞爲應援若鄉
中有不遵防範蹤跡可疑者卽時察之若果有實
事可據卽會呈送官蓋思患預防不可不慮
按此則水旱盜賊但知責備官長是亦百姓之反
身不恕也甚而信口誹謗此乃愚蠢之輩耳士君
子居鄉安可不自省乎

亭林與黎洲書云某自中年以前不過從文士之後
注蟲魚吟風月而已積以歲月窮控古今然後知
後海先河爲山覆簣而于聖賢六經之指國家治

亂之原生民根本之計漸有所窺

此書集中無章
梨淵思舊錄

夫以亭林之高識其始尙不免爲習俗所移則天下之奇才而爲蟲魚風月之所汨沒者可勝道哉此學者之所以貴乎師承也

明生死之一理而後能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或謂佛氏畏死老氏貪生皆不達本原之論也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又曰未知生焉知死孟子曰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又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張子曰存吾順事沒吾寧也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莊子曰善吾生所以善吾死也其言若合符節但賢聖

不數言惟教人以修身行法而理自在其中王氏
乃單提而暢衍之其獎不免躐等且使人馳心于
杳冥非所以爲教則有之矣罵佛呵祖學者且不
必

國法之不能治者詩書得而治之詩書之所不能治
者鬼神得而治之天下頑暴之人往往猶畏鬼神
也夫賞善罰惡福善禍淫旣未必一一不爽且仁
如曾史暴如跖蹻至于死則一切皆虛于是有爲
及時行樂惟圖開口一笑之說者人世之愛憎史
氏之褒貶一切不必介意推此志也何所不至哉

惟謂之曰一生積善及身不必食報死後自有極樂天堂一生積惡生時即或苟免死後正有阿鼻地獄不是一死之後萬事俱休庶幾爲善者猶有所勸爲惡者尙有所忌乎世愈降人愈漓所以御世之法亦愈變而奇此二氏之所以有助于國家而三教之所以並立千古也蓋與上等人言道理與下等人言因果彼教中人已爲此言矣

二 統輿圖余所見者有五本一爲閣中書

詠

所刊一

爲黃梨洲先生所定其孫證孫刊之于泰安一爲新安汪戶部

昂

日本一爲山陽阮太史

濬

學重訂閣中

書

一

爲

閣中

書

一

爲

閣中

書

一

爲

書本又有湖南藩庫所藏本不知何人所刊凡此五本雖有小異然大約梨洲本其權輿也其誤處不少惜未有能取武英殿開方銅板圖一訂正之

南北兩盤江至潯州府始合舊說以爲在南寧合江鎮不知乃南盤與交趾麗江合非南盤與北盤合也江陰徐氏親溯其源而詳辨之諸本南北兩江合在西林之北不知何據此亦當考正之一大端也

紫星麗天以宿名者二十有八就其公名而言曰星

以其爲日月所躋離而言曰宿其義如信宿之宿宿也星也一而已矣周禮馮相氏誓族氏惟言二十有八星之位號而目不詳爾雅星名述十有七星無女危胃觜參井鬼星張翼軫月令日躋及中星合之得二十有六又有建弧而無箕昴鬼張至于秦漢諸家二十八星之目始詳其說復有二曰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昂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者此呂氏春秋淮南子史記天官書及太初以來歷家相傳之二十八星也而史記律書則有建罰狼弧無斗觜井鬼又昴謂

之留畢謂之濁柳謂之注

特牲禮宗人執畢注畢如父形似畢星故名

焉按此濁同獨

一作猶父魚者也律書曰濁觸也

柳星勾形如注

攷工記轉注則利準注云轉之提

者形如注星

昇同留後人音同柳非也昇爲酉

之宿昇從日

下酉不從卯篆文亦非形似秉字也

開爲異耳故

留卽昇之倒文也詩維參與昂吳才

老叶音力求

切不知本音留無煩叶也又昂數十

星成一聚若

榴之子律書雖後人所補其來有自

似之故以名

果焉

賈氏第據漢志以疏周禮其果合于當時之所謂

二十八星否耶予竊謂二十八星者原于演禽家

欲以合乎四七之數以分配七政而歷家承用之

歷法與演禽

實則治歷明時不必拘此凡近乎黃

赤二道之星皆可用此夏小正所以有南門鞠織

女月令旁及建弧魯歷及甄曜度並以斗易建舍
井鬼而用狼弧不特見于律書者爲然也或曰昔
人謂黃道帶天一周適當其度而明大者惟二十
八星餘或不當度或當度而微暗故止二十八也
曰不然以言當度則列宿中亦有不當度者如奎
壁張翼是也餘星亦有當度者如左右執法天江
外屏雲雨等是也若言當度又明太則軒轅之權
星不數倍于張翼乎故知列宿之定以二十八者
原于演禽而歷家沿用之者也演禽與奇門壬遁
諸術儒者所弗道而聖人却不廢砮族氏以方書

十日十二辰十二月十二歲二十八星懸示巢以
去天鳥周公則固用之矣此儒與聖之分也蓋儒
者聖人之大宗而術家其庶孽耳

星圖之法莫善於以蓋寫渾說者謂赤道外宜歛反
潤與天不合不知度雖潤而三百六十如故也以
言視差則近地之濛氣能展狹爲潤正與蓋圖合
矣宋新儀象法要特製爲赤道南北兩圖則正當
赤道之星聯者皆斷矣吾邑陳獻可先生蓋手製

渾儀分宮圖自赤道外爲瓜瓣形究亦繁碎總不

如蓋圖之適用也

新儀象法要三卷元祐三年蘇頌上上卷渾儀製中卷渾象下

卷水運刻漏乃橫山張氏所藏影寫乾道壬辰吳興施元之三衢刊本也此書可以補宋史之缺今人但知赤道南北星圖爲太西創製不知宋時已有之矣

丹元子步天歌後之人似莫能贊一詞矣然星有古多今少者故長洲皇甫畏齋歛有步天新訣薄子玉珥有經天該薄氏之書慎菴梅氏文鼎爾素已刻之惜皇甫氏尙無有表揚之者

近南極之星自西人入始著名然亦有不同者如孔雀亦曰司寒異雀曰中辰密蜂亦曰小環之類豈回回與歐羅巴之異歟

候氣之法自古有之以管有長短入地有淺深氣應

有先後而不必正當其節也有大動小動不動三
者之占又或應于南不應于北則地氣之早晚可
知或氣未至而灰先飛氣已至而灰猶未飛則氣
之有餘不足可知蓋以律候氣而非以氣定律也
明代于順天府內埋管候氣至冬至則以灰飛入
告乃預設機關使之應候而動自欺以欺人卽信
鄧芳輪扇之故智也至魏文奎始破其謬見邢雲
路古今律歷考

治歷明時以測日爲本太初大衍附會於鍾律著策
識者譏之是已然古歷法兼通於太乙未可執一

而論今鋪註猶以甲子亦太乙之遺法也

選擇家七政到向到山之說有主過宮而言或有主
加臨而言後說似長而直十二宮與斜十二宮參
差不準于是以三角法通之而其說愈密然假如
七政在人居天頂以北則南六山有終日不到山
者矣五星中行最遲者則有數年不到者矣竊以
古人必不如此之拘卽如星命臥十二宮之與時
宮未嘗不知其不合然亦就其法算之不必如西
法之屑屑相較而要未嘗不驗又如列宿值日豈
必日躔此宿乎再証之崔浩傳之占癸惑可見古

人一切以支干爲主不可專以迹象而求筆此以質高明之君子

悟道爲上導引次之不悟道而但言導引者縱得其傳亦且無益也况不得其傳乎究之悟道卽得道矣至於得道則素位而行自有樂地又何導引之足云

舞有俯仰屈伸以利形也武舞用干戚以衛身也而又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豹養其內虎傷其外吾知免矣

或問本草所言久服輕身之品極多真耶妄耶予曰

久服者屏去滋味專服此藥耳但以理度之必有
內丹然後可服不然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後見龍
川雜志知古人已言之矣其載仙都山道士之言
曰內丹未成無以交之則服外丹者多死譬積枯
草弊絮而置火其下無不焚者此言真可以醒世
夫草木之實雖不可與金丹同日而語然芻豢膏
粱之體而忽欲于女貞黃精之屬以求長生其不
至于病者幾希矣中散養生論不可不讀

立異姓爲後聖人所不取也然蔡西山之仲子

沈字復之

隱于西山前湖書室自號一菴居士學者稱復齋先生

出後虞氏改名知方

後雖以母命歸宗儒者固爲之矣然此亦因不得已也若與爲人後則比于僨軍之將亡國之大夫矣鄭氏云與奇也後人者一人而已既有爲者而往奇之貪財也

菩薩二字從草必皆草名也古者犯較之祭以菩芻棘柏爲神主菩是香草則薩亦其類在佛書雖自有名義然竊以爲神主卽菩薩之名所由權輿矣佛固西方之神也

爾雅艾一名冰臺博物志云削冰合圓舉以向日艾承其影則得火故曰冰臺按今青州博山縣所作瑠璃火鏡如彈丸體薄而中空有一小孔欲取火

則以水實之是知削冰合圓凡易燃之物皆可取
火何必艾乎意出人以艾炎疾必取火于冰爲其
火之和平耳習醫者當參之古人指取火于冰後
有損于人

國語云槩弧箕服槩張卽桑弧也津云槩木各視未
詳其何木按本草綱目桑爲箕宿之精則知槩亦
桑之別名耳按漢書作其顏師古云其草似棘而
細恐非

道州愛蓮池出蓮藕甚佳蓮則乾名藕則粉蓋以粉
主貢相傳池卽濂溪周子之遺跡也然按年譜

蓮說乃嘉祐八年通判虔州時作年四十七矣周
子年十五父諫議公卒偕母仙居縣君自營道入
京師依舅氏龍圖閣直學士鄭向年二十一仙居
縣君卒葬于潤州丹徒龍圖公之墓側年五十通
判永州始至春陵展墓後以丹徒墓爲水所嚙改
葬于江州廬阜清泉社遂家于廬阜卒時年五十
七計生平居營道之日無多也

愛蓮說四明沈幾聖

希顏

書之餘杭錢拓

建侯

上石皆

嘉祐八年在虔州時事

又有行縣至零都與錢建侯沈希顏游羅岩詩于嘉

祐八年正月七日刻石

而

朱子云先生嘗以愛蓮

愛蓮說刻石在五月之望

名其居之堂而爲是說以刻石焉初不云在虔州
按年譜嘉祐六年道出江州愛廬山之勝因築書
堂于其麓豈刻石在虔而移置廬山耶朱子守南
康以爲濂溪故治乃立祠于學又刻像及太極圖
于石會濂溪曾孫直卿來自九江以此說之墨本
爲贈乃復寓其名于後圃臨池之館而刻其說置
壁間然則南康之愛蓮館朱子因周子故治而名
之則道州之愛蓮池後人亦因周子游釣之所而
名之耳

濂溪亦有二道州之濂溪發源于安定山
今謂之聖泉江州之濂溪發源于廬山

蓮華峯之下乃周子所寓
名以識不忘其舊之意

王深寧云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語出文子
孫思邈取之按此一作胆大心小智圓仁方智主
動故圓仁主靜故方孫真人對盧照鄰語也

感應篇跋

劉向父子述藝文六經之後次以九家以爲九家之術雖有蔽短合其要歸皆六經之支與流裔可謂通方之論矣其序墨家者流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疎又何論有本原而持論之平也秦漢而下二氏並興而文昌之教至

宋始盛以太上感應篇爲宗其文出於道家又似近於墨氏然取墨之長祛其所蔽故博愛而非二本其稱舉條目皆切於人倫日用而無元虛曼衍之病於儒者之道最爲近之故宋時卽有李中丞昌齡所註釋真西山亦屢爲之序乃議者終以鬼神禍福之說爲訾然則福善禍淫降祥降殃言重詞複聖人何亦不憚煩也觀老人結草則知無德不報昆吾被髮則知無怨不讐如斯類者豈可謂誣又或以三台北斗三尸及竈神司人過惡之說近於茫昧不根然天官

家言三台主昭德塞違北斗主伐無道誅有罪
祭法王立七祀諸侯五祀皆以司命爲首鄭康
成云司命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
按五祀不及竈蓋以司命統之至今遂以竈爲
司命良有由也因此以推神明之說要皆有本
烏得安其所習毀所不見乎九峯書傳引王氏
之說曰成周以上莫不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
存故其俗皆嚴鬼神以經考之商俗爲甚故盤
庚特稱先后與臣民之祖父崇降罪疾爲告此
因其俗之善而導之者也又京山郝氏敬曰三

代以前淳風未散心術淳而機變少上之立教也
以享帝爲仁以奉先爲孝所以幽明同接人鬼
一道曉之以鬼神則懼惕之以災祥則恐至於後
世機智多而文飾巧反訾殷人爲尚鬼謂祭祀爲
矯誣此教化所以愈難綱罟所以日多與刑罰不加
而鬼神之惕道民之忠也故夫子猶有取於盤庚云
然則感應一篇亦三代以前所以不用刑罰而化民
成俗之一法也夫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
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無所利而自爲善無所畏
而不爲惡者

天下一人而已氣之決驟軼於奔馬情之橫放
甚於潰川請以斯文爲銜轡隄防不可易也矣
若夫君子之所守則所謂尙不愧於屋漏不動
而敬不言而信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居易
俟命不以禍福動其心又未嘗不並行而不悖
也

陰陽文跋

或問文昌之祀古有之乎曰有周官大宗伯以
樞燎祀司中司命鄭康成云司中司命文昌第
四星第五星也春秋元命苞云文昌宮六星上
將建威武次將正左右貴相理文緒司命主災
咎司中主佐理司祿主賞功進士則其所司也
或曰星辰與天地俱有乃世傳梓潼神張姓諱
亞子家越巂徙梓潼爲魏晉間人今以梓潼神
爲文昌豈前此無文昌乎曰五人帝得配五方
帝五行之官祀爲貴神又臺駘爲汾神實沈爲

參神造父王良名參元象如上溯開闢則神明之號無非後起何獨疑於文昌乎或曰梓潼廟祀始於姚秦唐時曾顯靈異見孫可之集宋葉石林巖下放言載祥符初神有預擬進士鑄鼎象物賦之事以爲神實司文章而未必合古之祀典也曰何必其古合也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昧高辛祀祝融商人則祀閼伯水經注載廬山神姓徐氏血食六百祀而見替則神道之事亦有代更以古律今

何異膠柱刻舟也或曰元命苞所謂司命主災咎云者不過如房之爲駟軫之爲車取其意而已不必操禍福如道家師巫之流之說也彼持以恐惑士人致其崇信耳儒者亦篤信之與曰今道家之有天師卽古重黎之職所以絕地天之通又司巫之官周禮不廢春官屬云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之居辨其名物楚語云古者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齋肅中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神明降之在男

爲殞在女爲巫故使之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
牲器時服若不可信周公曷爲設官觀射父之
言左氏不載於外傳矣其不可信者所謂惑於
淫厲苟貪貨食誣妄人神者耳今文昌之教大
旨主於天道福善禍淫勸人以孝弟忠信爲本
與五經四子書相表裏蓋彼蒼鑒於世日下而
人日漓特降此一家之教以爲聖門之疏附後
先奔走禦侮也又何疑焉

周禮句解序

范蔚宗曰東京學者各自名家而守文之徒固滯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章句多者或百餘萬言學者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信鄭元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蕪刊改漏失學者畧有所歸藝文志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以用日少而蓄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乖離說五字之文至二三萬言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由是觀之務博而不反舍本而逐末經術之不

明有自來矣五經四子之書有宋元先賢先儒之所審定學者得奉爲圭臬至周禮爲周公致太平之書其於歷代朝章猶水木之有本源也其用視十七篇之禮尤切注疏旣無單行之本又不便生徒之頌習鄭賈而後爲之注解者指不勝屈惟是擾亂五官顛倒聖經者固不足論卽如王東巖之訂義採錄四十餘家亦云詳矣然其中可以補鄭氏之缺者十不過二三其餘則敷衍鄭注而已又或不察鄭注本自精密但以師心自用汨亂其間亦復不少如大司樂五

嶽注與大宗伯注異者蓋據西都及職方之文立解以吳嶽爲西嶽耳賈氏疏之詳矣舊注華在豫州嶽在雍州嶽偶誤作嵩東巖改定鄭注爲嵩在豫華在雍直不識鄭氏本意又若未見賈疏矣大師注蕤賓後五律仍以律下生呂呂上生律乃傳刻之訛有月令孔氏疏所引本註可證且賈疏明言子午以東爲上生西爲下生而楊謹仲不察反以翻駁鄭氏不亦過乎又匠人注日中者最短之影也蓋一日之內日中之升度最高故其影最短因其最短可定日中既

定日中南北已正隨日可測且凡建國亦不定
在地中疏云夏至尺有五寸之景已失之拘而
長沙易氏又謂合四時日景以求地中似乎詳
密去之愈遠此外如五等封地與王制孟子不
同鄭以爲三等封地爲夏殷舊制武王承之至
周公作周禮始改定五等之制雖不必果確鄭
說自成條理薛常州創爲開方之說強以合之
乃所謂無事之擾如斯類者正使學者勞而少
功疑而莫正適蹈范氏之譏矣至於融會衆家
意趨簡約又未免襲用前人不復識別使學者

昧於本源難以取信因竊取廬陵朱氏尙書之
例爲之句解專依後鄭爲去取其司農及杜子
春與鄭異議者別表出之注或簡古間以疏叅
之非敢謂鄭氏必無可議但學者就一家之言
先自會通由是泛濫諸家如舟有舵不患汗漫
而無歸矣蓋專爲塾師課本而設間有管窺及
聞之師友者別錄焉而此不具若夫斟酌漢唐
權衡宋元掇英取華以歸盡善已備於

欽定義疏如中衢置尊固任人之攜取矣乾隆癸未
日在星紀秀水盛百二秦川述

盛母馮太孺人家傳

太孺人馮氏嘉興桐鄉人前明隆慶戊辰進士
湖廣布政使司諱孜者太孺人五世祖也其後
累世以文學著名膠庠考伯陽公諱景夏康熙
癸酉舉人起家長安令歷官刑部左侍郎爲

世宗朝名臣妣沈太夫人太孺人生十三歲而失恃幼
端靜嫻女儀伯陽公歷任方面常隨侍左右性
儉約未嘗飾華侈歸秀水盛晴谷先生諱熙祚
爲繼室先生考學正丹山公諱楓爲睢州湯文

正高弟浙江通志有傳以中壽歿太孺人不及
事事繼姑鍾太君能得其歡心先生原配余族
祖鶴洲公諱彝爵女也遺一女二子百一百朋
太孺人爲辦婚嫁一一如已出雍正五年

詔許外臣守令以上各保舉一人時伯陽公爲廬州
守以生平相信最確者莫如先生遂引內舉不
避之例以名上於

朝宦嶺表十有五年歷劇邑太孺人襄內治識大
體令龍川時邑被水凡室廬之被衝者先生捐

俸賑恤酌厚薄計豐約太孺人爲權衡封識或
至達旦不寐云十三年九月以

覃恩封孺人先生性好施與鄉黨姻戚有所求一再
不止太孺人無吝色先生素苦肺疾久在瘴鄉
益甚每作連夜不能臥太孺人扶持左右節宣
寒煖夜以繼日未嘗有倦容及移疾里居齊厨
蕭然有無黽勉或與親舊飲酒賦詩果饌必精
潔皆內助力也先生考終於乾隆十七年壬申
昆仲八人合宅而居或有大事折衷於太孺人

得一言指示皆唯唯聽命先生歿十有五年子
百二以丙子舉人奉

命揀發山左試觀城令授淄川令太孺人就養子舍
甘淡素一如在里時曰我性不喜豐華願我子
爲清白吏足矣歲己丑年七十三以疾卒於淄
淄人無男女竝感慨太息爲賢母惜也

論曰女子之職惟酒食是議然米鹽零雜不知
大體其或生長華腴則又不屑畱意中饋太孺
人殆無間焉伯陽公於雍正初曾知山左之膠

州有遺愛淄邑東距膠僅數日程有父老籍紳
至淄者猶頌伯陽之惠政不衰太孺人聞之輒
淚下勉其子曰爾其勉夙夜以無貽外氏羞
且亦爾父之素志也嗚呼若太孺人者非識大
體者歟

勅授文林郎知山東東昌府博平縣事姪朱坤拜撰